

情系故乡

◆余文政

“几回回梦里回延安，双手搂定宝塔山。”这是有名诗人贺敬之在《回延安》中的“信天游”体的诗句；“余东余西一姓传，列祖列宗几代官。”这是无名余某在其《宝邑余官营》中的俚句。

把乡情付诗见墨，乃司空见惯之事。余官营老家，离城二十多里，却似咫尺天涯，只是在魂牵梦绕中存在着。今作此文则如愿以偿。

在“大野多钩棘，长空列战云”的多事之秋，我随母亲初次回过一次老营老家，怀着好奇与希望之心一路走去。当走到寨前的时候，却出乎所料，老家太“老”：只见寨墙有豁口，有堆在寨角的红石堆，寨门也不知何处去，可谓荒城颓壁（听族人说，她还作过或乡或区或镇的所在地哩）。

但走入寨子却豁然开朗、别有洞天，一街两行青砖瓦舍整齐挺立，店铺作坊鳞次栉比：杂货铺、铁匠铺、包子铺、油馍锅、肉架子、菜摊子……各抱其地、热气腾腾、香气蒸腾、人气十足。老家不“老”！

于是穿过熙攘的人群，找家，“云横秦岭家何在”？可是，“有弟皆分散，无家问生死”；于是找人，“道问乡里人，家中有阿谁”？打听的结果却是“江山”易主、人丁星散，叔父移地、他人……茫然若失、无家可归、无枝可依。“出门东向望，啼泪沾我衣”。

于是住在大伯家。大伯家在三里长街的西头一座临街三间、堂屋三间的宅院里。记得屋子的后墙边摆放着一几一桌两椅。条几上有摆件，椅子上有椅搭，墙壁上有字画，院子里有花木。大伯家也不“老”。书斋里，带书套的线装书一排排一摞摞整齐地放置着，满室书香文气。大伯一家对母亲和我热爱有加、水乳交融、亲如一家。大伯父名圣先、字兴邦，他品貌端正、为人善良，饱读诗书，还经营着几十亩田产和一个油坊，可谓书香门第、小康之家。

一九五四年，大伯父曾进城看望我们。我清楚地记得吃饭时父亲和大伯对坐，吃肉吃菜，喝汤吃馍，随心所欲、无拘无束；抵足而眠、促膝谈心、滔滔不绝、喜形于色，酒逢知己千杯少。后把一张红纸郑重地交给父亲。红纸中间是大伯用楷体书写的一行大字：“余氏堂中先远历代宗亲之神主（位）”，一边写的是祖奶的姓氏辈分，一边是祖宗的辈分名讳：“皇清太高祖元惠、太高祖凌、高祖怀芳、曾祖论文、伯祖藩、显祖荏”。伯祖讳余藩系余氏族长、寨主（这是后来听父亲所说）。

之后听族人说余家祠堂整修了，于是就回乡寻根问祖。余家祠堂建在村寨的最高地面上，祠院大门上方是“余氏宗祠”四字匾额。进入祠堂，一目了然：石碑一座、柏树数株，正堂屋供奉的就是祖爷了。祖爷余镗官居洛阳中护卫，后代余兆官军政掌印，均食邑百户（与王爷卿相的万户侯、封疆大吏的千户相比，百户只是七品八品的官吏）。祖爷塑像身着官服，冠冕堂皇、正襟危坐、无不威严。至于祭祀之事，不过肃立、焚香、叩头、作揖而已，不必细述。

去年，风和日丽的阳春三月，我再次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老家余官营（故乡因人多寨大而分为余东余西）。清清楚楚近距离目睹了家乡的发展变化，体现了农村振兴的巨大成果。

到处所见：村路硬化拓宽了，房屋复原整修了，墙壁改建美化了；又淘洗水井、疏浚河溪、打扫卫生，彻底改善了环境状况。农家书屋里图书满架，洋溢着浓厚的文化气息，与古村的深沉的文化积淀相得益彰；作坊里陈列着农具、家具、老物古件，展示着古老的农耕文化，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。此外又建廊作亭、开园辟圃、种花植卉，把古老村寨装饰打扮得年轻亮丽。游目四望，蓝天白云下，横桥流水、绿树成荫、百花争艳、满地留香……一切的一切都在慰藉滋润着曾经的乡思乡愁，使我陶醉在今生的安乐与和谐之中，赏心悦目之情景把往日的阴云一扫而空了。

在乡绅余积成大院中有邓小平中原战争中驻扎过的遗迹，大院现定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。使古老村寨蓬荜生辉，更是喜闻乐道之事。

上述种种、感慨不已，赋诗两首、扬眉吐气：

(一)

农振村兴足点赞，乡风文气皆可观。
双村八井复旧貌，五坊一河换新颜。
夜静阅书杏林屋，春深耘田桃花源。
人杰物华桑梓地，林茂粮丰大美天。

(二)

牵魂绕梦几十年，抚今追昔无限天。
溪东河西书卷气，寺南村北风月艳。
族谱隐隐金剑暖，故园砧砧铁锄寒。
笔下一纸春秋纪，座上列位嫔目览。

石扒吟

◆杨德船

深山石扒秀，危石乱嵯峨。
怪树生崖畔，小蒜随处多。
木兰头味美，槐香满山坡。
雉雏桐花艳，松鼠竞相跃。
鸟鸣深涧里，犬吠隔山岳。
但闻人语响，堰下勤耕作。
飘然不思归，妙处何需说。

父亲

◆贺天鹏

在我的记忆里，农村的生活是辛勤而艰苦的。每天早晨，父亲从梦乡里钻出，蹲在门前虬枝如盖的苦楝树下，蹲在旱烟锅明灭的回忆里，任绯红的曙色在满面峡谷般皱纹里流淌。惬意的苍发，映衬着碧绿的树冠，树冠上点缀着雪白雪白的苦楝花。父亲身后的峰丘和黄土高坡上那坎坎坷坷的小路，给父亲人生做着注脚……一袋旱烟抽完，父亲一声如雷的吆喝，惊醒太阳。他迎着那火红走向田野，走出了一道绿色的风景。每天黄昏，父亲的锄头磕碰土块的响声溅出了星星，惊醒了月亮，父亲才踏着黄昏的脚步，扛起那张祖父传下来的银白的弯钩犁走向村庄。

在我蹒跚学步的时候，我悄悄溜出父亲的臂弯，磕磕绊绊地在大山下的小路上效颦，可无论怎样也走不出父亲的那双眼睛。每当我走累了，玩够了，父亲就赶紧把我抱在怀里，亲昵地吻我，用硬硬的胡子扎我，轻轻地问我：“疼吗，我的宝贝！”这时，我会像一只温顺的小羊依偎在父亲的胸前撒娇：“爹爹，路的那头是什么？”“是大学，你去吗？”我不晓得大学是什么样子，但我朦胧地意识到，那一定是一个好的去处。“我去！”“那里累着呢！那里苦着呢！”我以为父亲是在骗我，撅着小嘴，“不么，反正我去！”父亲笑了。从父亲的笑容里，我看到了他的希望。多少年了，我对父亲的敬重与日俱增。我品味着它的苦涩，它的甘甜，它的关于人生的哲理与启迪，而成为我生命之旅上不倒的雕像。

当我长大以后才知道，父亲的肩头，扛着一个坚定的信念。一般人只说那是一把沉重的镐头。这镐头随着额头血管的跳跃，眼前和脚下，迸出了蓝色的燧石之花。告别了先人留下的那片荒凉，告别了赤贫和严冬磨亮的了锋尖，成了他思索的眉峰。他用粗大的双手，在祭血的土地上重新撒下种子。于是，他一天天不眠地镇守——用他的忠诚，坚信会有个喜人的金秋！

父亲是太阳染红了的岩石。他的希望和追求，在汗水和乡恋的漩涡里成长……他的心潮和血液，在田垄和麦浪里滚烫……

他曾说：耕耘、播种、成长、收藏，是他斩断脊背上纤绳的利剑。他曾说：辛勤、孝善、忠诚、无我，是他在世为人的原则和纲常。

默默地，我仿佛听到了那锄头和镰刀割裂麻绳的声音；看到了饱经沧桑与淳朴善良的面庞！这声音越来越响亮，越来越激烈。这面庞越来越清晰，越来越亲切！这该是新的人生，新的世纪旋律吧！

啊，父亲！生养我的父亲！

公告

宝丰县自来水公司依据劳动法律法规，经宝丰县人民政府批准进行国有企业改革，特通知长期未在岗工作人员、失联人员以及劳动关系挂靠人员于2020年5月20日前到宝丰县自来水公司办理相关手续，逾期未办理人员自行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以上人员如有欠付公司社保费用及其他费用的应及时结清，劳动关系自离开工作岗位之日起解除，宝丰县自来水公司将依法处理后续手续。

特此公告

宝丰县自来水公司
2020年4月21日

公益宣传

精准脱贫
不落一人

